

哲思视域中饮者精神世界的多维面向

——论《将进酒》的诗化人生与醉意生活

戴兆国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作为唐诗名篇中的名篇,《将进酒》不仅富于诗歌之美的明快节奏,更有对人生在世精神世界的深度揭秘。《将进酒》诗思飘逸,诗情饱满,诗气昂扬,诗意酣畅,气势挺拔,情感充沛,在对饮者的发问中,启动了对饮者精神世界多维面向的开掘。全诗通过对饮者之问、饮者之信、饮者之乐、饮者之歌、饮者之名、饮者之愁的铺张,为现世人生的精神世界做了多重的诗意展示,体现了作者诗化人生与醉意生活的统一。

[关键词] 《将进酒》; 诗化人生; 醉意生活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3)01-0097-07

古词曰:将进酒,采大白。盖劝人饮酒放歌。^①李白的《将进酒》将诗化人生与醉意生活展示得淋漓尽致。全诗气势挺拔,情感充沛,在对饮者的发问中,启动了对饮者精神世界的开掘。作者通过对饮者之问、饮者之信、饮者之乐、饮者之歌、饮者之名、饮者之愁的铺张,为现世人生的精神面向做了多维的诗意展示,体现了作者诗化人生与醉意生活的统一。评论者认为《将进酒》,“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1]“胸口一喷”的比喻虽然夸张,却表现了李白大胆运笔,做豪情之思的诗歌风格。作为唐诗名篇中的名篇,《将进酒》不仅富于诗歌之美的明快节奏,更有对人生在世精神世界的深度揭秘。这也是此诗脍炙人口、流传不衰的原因。^②

《将进酒》诗思飘逸,诗情饱满,诗气昂扬,诗意酣畅,为读者展示出盛唐时代中国人超迈的精神世界,以及绚烂多彩的语言艺术。以下根据诗意的铺展节奏进行解读,全诗可以分为六小节。^③

[收稿日期] 2022-10-12

[基金项目] 贵州省 2020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重大课题“中国酒精神研究”(20GZGX04)。

[作者简介] 戴兆国(1971—),男,安徽宣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比较。

① “《将进酒》者,汉短箫铙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太白填之以伸己意耳。”(李白著,翟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273 页。)

② 研究者认为,《将进酒》一诗既反映了李白的安身立命精神,也代表了传统豪放文人的生命气象和中国文化中的诗酒精神。《将进酒》一方面承续了先秦以来道家飘逸豁达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由于其文学造诣高、影响久远,又经由士人传递到普通民众那里,从而强化了中国文化的诗酒传统。《将进酒》里所体现的活在当下的现实感、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不慕名利的洒脱情怀,展现了中国思想文化中悠久的诗酒精神,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中重视个体生命感受之真精神的重要体现。(朱承:《诗酒精神:〈将进酒〉的哲学之维》,《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③ 本文把《将进酒》诗句分为 25 小句。五字以上为一句。所讨论的六节,是依据本文论述的逻辑进行划分的。如果单纯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还可以有另外的分法。

第一节发饮者之问,首四句,为全诗开篇。“君不见”的两次发问,一是问如何面对沧桑世事,二是问如何把握生命在时空中存在的秘密。前后两问既是一种诗性之问,也是诗人的灵魂之问,这是《将进酒》的观念性的诗意前奏。写黄河奔腾不已、一去不返,呼应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千古之叹。写青丝白发,高堂明镜容颜尽失,呼应着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的时空之思。“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人生在世的时空限度,每每让人生发生命不再的感慨。饮者欲以醉意的生活来填补生命的怅惘与无奈。即便是先哲对人生的追思,也无法改变生命有限的事实。杜甫在《醉酒歌》中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诗仙和诗圣的诗已然含蕴着对诸子学说的诗性超越。他们通过对现实人生的诗性反思,在宇宙时空视域下解蔽了人生在世时空移转不居的现实。一位是浪漫主义,一位是现实主义,两大诗人都是在醉饮的状态下对人生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发出精神的拷问,对实现精神解脱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徐增《而庵说唐诗》卷六:君不见,是点醒人语。太白此歌,最为豪放,才气千古无双。才气意味着胸襟和抱负。^{[2]718}太白一生豪放,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成为唐诗的文化精品。写黄河之水天上来,为读者拉开了巨大的时空帷幕。黄河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之一,代表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精神。黄河一泻千里、东向大海的气势,就是中国人乾乾精进的动力象征。诗人挥洒笔墨,从远处的黄河之水,写到近处的高堂明镜。世俗生活,每日照镜梳妆,为的是示他人最好的容颜。青丝成雪的事实,既有对生命易逝的感慨,也有对生命当下的珍视。“诗人笔下的黄河,不妨说是自身豪迈不羁精神性格的象征,巨大的精神力量的象征。正因为这样,诗人所兴起的感慨虽然是人生易逝之悲,却不给人以低沉伤感的感受。”^{[2]720}

面对生命轮回的现实,如何唤起生命的激情?“君不见”的反问引出作者的自答。全诗进入第二节,写饮者之信,第五到第八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四句是《将进酒》的诗眼所在。“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艺概·词曲概》)饮者之信四句可谓数句之眼。此眼以人生为经,以我材为纬,编织起对“君不见”的诗意回答。“天生我材必有用”展示的不仅是诗人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肯定,更是对人之为人的使命担当的确证。人为自然造化的产物,但是作为灵性的存在,人之区别于万物,就是能够自觉地发掘、发展自己的才能,自觉地运用自己的才能去不断地认识和改变这个世界。我材乃天生,就证明自我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既然天赋了我各种才能,那我就必须将此生的才能发挥殆尽,以此来回报上苍的赐予和托付。我材既然为天所生,那就意味着人人生而平等。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就应该被人们所反对,并加以改变。人人皆有天赋的才能。这一点决定了人和人之间,应当平等地享有参与社会、管理社会的机会。孟子在讨论人陷溺其心,不能够自觉地发四端之心,也曾经说过非才之罪也。孟子的意思隐含着对那些放弃自己才能,不去主动作为的人的批评。

这句带有人性自觉的诗句,不知道激励了多少有志之士,成为中国文化具备昂扬姿态的诗性写真。哪怕是一个普通人,当他自豪地说“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感受到他内心蕴含的真诚的人生动力,都会期待他能够创造出不平凡的人生。“‘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句,正是全诗之眼,有了它,前面的‘悲白发’‘得意须尽欢’,后面的‘恣欢谑’‘万古愁’均受到它的映照而一扫低沉颓唐之气而呈现出豪迈的色调。”^{[2]722}哲学地说,人来到世间,肩负着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伴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总会感到人生是有所得的。人的灵性本质促使人要为这样的人生之得做出某种呼应。《将进酒》就是最好的选择。唐诗中有很多诗歌把酒和月联系在一起。明月作证,美酒满樽,痛

饮三百,看似饮者沉迷的是杯中物,实则饮者早已进入到人生的高光时刻。饮者在享受人生快意的同时,过的完全是一种自我陶醉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不可缺少。这种生活必须要过。如果一个人只懂得过世俗的物质生活,那他的人生只能是自我循环,不可能跳出小我的狭隘的圈子,不可能进入到历史和宇宙的时空。这就是“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性召唤和醉意激发。饮者的精神快意不是孤独的,而是与知己相伴,与松风共处,与星月共在。“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与“天生我材必有用”句相辉映的“千金散尽还复来”句,是李白诗歌中另一豪放之语。酒需要经过比较复杂的酿造过程才能够获得。对于日常的生活而言,无端地消费钱财,以饮酒为乐,似乎背离了理性生活的要求。李白跳出常人的思维,大胆地告诉饮者们,千金易散,千金亦可复得。“金之为物也,有去必有来,不用,也不见得多,即用,也不见其少,竟是落得用者。”^{[2]718}常人生活中最大的纠结就是对钱财的态度。人们都希望坐拥巨富,或期盼一夜暴富,金钱观成为普通人人生观的最隐秘的所在。社会财富的积累有着自己的规律,财富来源于人的劳动,劳动也进一步锻炼和提升了人的能力。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真理性就在于对财富的超然态度,以及对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人生自信。金钱从本质说只是商品交换的中介,演变至今已经变成了数字符号。金钱背后凝结的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我们虽然不能说李白此语是对劳动价值的肯定,但是其所表达的诗意却是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这种金钱观或财富观是合理的人生观的表现。

《荀子·礼论》:“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于人的无限增长的欲望,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有限的。因而人应该适当地限制自己的欲望,在欲望满足和财富享用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还复来”的诗意表述,就是力图消除人们对财富的执念。相对于财富的聚散来去,对天生我材的发挥和运用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大学》也指出,“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财富的聚散展示的拥有财富的人对待财富的态度。千金散尽的豪放之辞,显示出李白内心的豁达,以及对财富的释然。对于饮者来说,独酌者少,会饮者众。饮酒的酒资是饮者所必备。畅饮之后,也就意味着资财的散失,但是这不能成为放弃继续畅饮的借口。因为有更大的快乐在那里等候着饮者。诗歌顺势转入第三节。

第三节写饮者之乐,第九到第十二句。“承上言人生易老,须当饮酒,以尽其欢。……须置饌买酒以为乐,一饮而尽三百之杯,醉而后已,斯可也。饮必相知而后为乐,与我相知而可同领者,抑何人欤?乃岑参之夫子也,丹丘之元生也。”^{[2]716}饮酒尽欢,享受的是精神的快意。这种快意不是独有的,而是与知己所共享的。此处饮酒之乐不在于烹羊宰牛的饱腹之乐,诗人称之为“且为乐”,也就不是真正的乐。饱腹之乐停留于酒食之乐,只是一种感性的享乐。饮者之乐是一饮三百杯的精神之快乐。^①“鸛鷀杓,鸚鵡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襄阳歌》)汉代著名学者郑玄亦是豪饮之士。后人说他一饮三百杯,其旦及暮,有温克之容,终日无怠。(《世说新语·文学》)刘

^①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学中饮者形象,表现为两个方面性格:一种是烈酒式的抗争人格,一种是微醺的适性人格。前者表现为一吐为快、不可遏止的壮烈情怀,后者表现为宁静自适、恬淡逍遥的心理感受;烈酒式的反抗人格以李白为代表,而微醺式的自适人格则以陶渊明为标志。(傅道彬:《酒神精神与“兴”的诗学话语生成》,《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1期。)从饮者的实际表现看,无论是烈酒式的,还是微醺式的,都是以追求自由,享受精神生活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饮者的人格具有某种统一性。

孝标注引《郑玄别传》》岑夫子和丹丘生都是李白交接的神仙好友。李白一生交友广泛,所到之处皆有知己相伴。“戴老黄泉里,还应酿大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李白《题戴老酒店》^①)这首诗就充分表达了李白对因酒结缘的戴老的思念。诗人以常人之心,写常人之事。即使是对彼岸之人的追思,诗人也是借助沽酒之事加以表达,可见其为人所具有的亲和力。正是对于酒友或知己的坦诚相待,李白才大声地呼唤“将进酒,君莫停”!

就通常的饮者而言,三百杯是相当的饮酒之量。后人可能不知彼时一杯酒究竟有多少容量。诗人可能也未必真的是要求朋友都一饮三百杯。诗的气势就在这无拘无束的诗意表达中显露无疑。“宰烹牛羊以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势如鲸吞矣。又必与同调同心之友互相劝酬。故岑夫子、丹丘生,进酒而莫停也。”^{[2]717}当饮者沉浸在进酒的快乐中时,最后饮酒多少已经不在话下了。饮者只要进入到一饮三百杯的鲸吞之气势中,也就达到了对饮者之乐的理解和把握。饮者的快乐是纯粹的,是精神的。饮者可以开怀畅饮,可以纵情放歌。诗思转入第四节。

第四节写饮者之歌,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劝君莫停手中之杯,饮者要为诸君献歌。诗人的歌声已经远去,但是诗人对饮酒长歌的描绘,却让我们看到了饮者纵情的心态,放达快意的人生。奏乐鸣钟,珍馐美食,如同烹羊宰牛一样,不过是眼前之乐,不是人生的真正追求所在。长醉不醒只是一种理想。对于诗人来说,其所遭遇的怀才不遇,导致人生的跌宕起伏,使他看到了世事沧桑的本质。酒食的丰富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只要那精神的快意才能够消解生命中的烦扰。为此,人们应当到精神世界中去修炼。相应于此,饮者就要以精神的姿态来从容的畅饮,达到长醉不愿醒的状态。^②“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对此石上月,长醉歌芳菲。”(李白《春日独酌二首》)分析地看,长醉者可超然于现实世界,进入自我的精神世界。诗人所以产生这样的醉歌,除了对自身遭际的感慨之外,还有对那些拥有钟鼓馔玉的权贵显宦的蔑视。诗人内在的士人骨骼悄然地表露出来。

就饮者的实际状态看,很多都是停留在酒食之饮的层次,而难以到达精神之饮的高度。酒食之饮者追求的是对钟鼓馔玉的享受,是对口腹之欲的满足。饮酒不过是这一类饮者为求饱腹的手段。精神之饮者则超越了对口腹之欲的追求,其所期望达到的是在精神世界获得饮者的快乐。精神之饮也有可能不需要钟鼓馔玉相伴。“夫我所谓行乐者,非欲罗钟鼓、列玉馔以称快也,但愿醉以适志耳。”^{[2]717}(唐汝询《唐诗解》卷十二)人生不可能长醉不醒,精神之饮者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在现实世界中,保持歌者的心态,让精神世界充满快乐。面对人生际遇的转换,个体总是会感到无奈和忧郁,存在的操心状态总会搅扰平静的生活。长醉之歌或可以消解人生的不适。“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把酒问月》)惟愿杯不空,月亦不落,乘月行乐,对酒当歌,俨然成为李白这位传世饮者精神世界的最好写照。^③饮者之歌没有结束,在欢快的畅饮中,作者对饮者之名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第五小节的内容。

第五节写饮者之名,第十七到第二十句。本节从内容上看仍旧属于饮者之歌的内容。长醉不醒的人生是难以企及的。作者诗意由此转换,提出了饮者好饮,难道有何缘由吗?答案就是饮者之

① 此诗又题为《哭宣城善酿纪叟》,宋代蜀刻本注作《题戴老酒店》。

② 不愿醒,有些传本作不复醒,或不用醒。句意无实质性的差别。此句重点在长醉。

③ 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和自信,“对酒当歌”便不是无奈的颓废享乐,而是在必求有益于世的前提下充分地享受人生,“月光长照金樽里”便是诗意人生的一个标志。(刘学锴:《唐诗评鉴选注》(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897页。)

名能够在人世间得到流传,被人们认可。诗人在此运用了对比的守法,先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再说惟有饮者留其名。对于传统的士人来说,圣贤的事业是人人都应该努力去成就的。为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事业,古往今来的圣贤都在人生的道路上奋斗精进,有些人可能就无暇顾及饮者的快乐。古来圣贤“一生修己孳孳,唯日不足,生前不饮,死后何其寂寞;唯有饮者,生前快乐,而旷达之名,垂千载之下,人犹津津称之不置。”^{[2]718}圣贤之成为圣贤,不仅仅因为创造了非凡的功业,而是他们展示了为人称道的奋斗的精神。从诗歌的字面上看,诗人似乎对于圣贤有种不屑的看法。细细揣摩,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圣贤的人生往往与众不同,曲高和寡,表现出某种寂寞的状态。但是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乃在于他们坚持为人类的文明进步默默奉献。“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菜根谭》)圣贤就是每个时代的达人,他们对历史发展的潮流有着深刻的认识。圣贤所忍受的不过是一时的寂寞。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圣贤犹如璀璨的繁星,点缀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诗人此处表达的圣贤的寂寞是暂时的寂寞,是形式层面的寂寞。实质上,任何为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都不会寂寞,因他们而带给人类的进步,以及精神方面的创造,都会被历史所铭记。其中作为饮者的圣贤之乐也是后人所愿意乐道的。

为此,诗人以曹植为例,点明了饮者所在意的精神的快乐。“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在曹植的一生中,因为其特殊的遭遇,没有能够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一代君王,也就没有被归入圣贤的行列。但是以三曹为领袖开创的建安文学,却给中华文化增添了亮丽的光彩。也许在李白心中,曹植的才能,以及曹植饮酒作乐的风范就是他希望追求的。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钟嵘认为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后人曾把曹植、李白和苏轼并称。^①可见,陈王的饮者之乐,能够被李白所认可,并被当作饮者之名的典范加以称颂,是有其必然性的。诗人放歌至此,酒兴绽放。或者因饮酒过量,酒店主人劝其稍稍收敛。诗人以自己特有的豪放之气,对酒店主人发话,抒发了自己对饮者之愁的理解。诗歌由此收结。

第六节饮者之愁,第二十一句到结尾。“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此处的描写,将诗人爱酒、恋酒、乐酒的醉意人生表现得细致入微,同时又饱含着李白对诗化人生的理解。此处的“尔”字可以往宽处看,不仅包括酒店主人,当时的同饮者,也包括诗人希望告白的一切对象。面对诗人与友人的放歌狂饮,酒店主人担心这些饮者醉而失态,酒钱会没有着落,有可能小声地加以提醒。李白闻言,更为狂放,道出了“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气之言。

隋旦元子《步天歌》:“五个吐花王良星。”注: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马。千金裘,孟尝君曾有一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二者均为贵重之物。诗人自幼便有豪侠之名,从来不会与钱财计较。因此诗人劝告酒店主人,不必担心饮酒的酒资,身边的骏马,价值千金的裘衣,都可以换成美酒,畅饮无阻。作为一个满怀豪气的饮者,放歌不已,纵饮不止,就是要消解那亘古亘今的人生之愁。人生在世,充满着旦夕祸福,悲欢离合。诗人的心是敏感的,尤其会被人生的特定遭遇所触动。李白自负甚高,又有怀才不遇的经历。在诗人心中,人生何其一个愁字了得。

^① 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一)》: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后人评论说:“少年游侠,意气相倾,绝无鄙琐踟蹰之态。”(刘学楷:《唐诗评鉴选注》(一),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67页。)少年游侠,美酒十千,是游侠精神本有的面目。李白少年时代,亦曾钟情于游侠,其对美酒的眷念与此不无关系。

将进酒是消解人生之愁的最好的方法。饮者之愁在一饮三百杯的放歌中,自然烟消云散。饮者只要进入真正的饮酒状态,一切的愁苦,一切的不安都会成为泡影,瞬间消失。

对于李白这样的名士,其心中所想所念非常人可以理喻。人生的变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困顿,都有可能变为必须面对的忧愁和烦恼。李白选择了饮酒来获得某种解脱。一旦进入饮者的状态,一切也都可以幻化中被幻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饮者面对花团锦簇,孤杯自饮,天上的明月或可以邀来作伴。有明月,有饮者,或者还有饮者在月光下的身影,这三者在一壶美酒的感召下,相聚成欢,纵情歌舞。饮者在变为舞者之后,舞步已然零乱。饮者醉了,眼前的幻化之境随着醉意,飘然而逝。当饮者再次醒来的时候,明月可能早已退场,隐进的无边的云际之中了。但是饮者的执着,使得他能够在饮酒的当下获得快乐,驱散心中的迷惘和忧愁。“饮尚醒时,且可与月、影交欢;饮既醉后,不妨与月、影分散。是我与月、影永结无情之游,而相期于云汉间也,岂不乐哉!”^{[2]962}“一樽齐生死,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三)在饮者的心中,美酒可以齐生死,万物之间的差别在醉熏的情况下消失殆尽,就连宏阔的天地也不在话下了。在醉熏中,饮者忘记了万物的差别,忘记了生死的轮回,更忘记了有肉身的羁绊。《晋书》卷九八《孟嘉传》:好酣饮,愈多不乱。(桓)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酒中之趣,在饮者之乐中自然的呈现,就是对饮者之愁的消解。李白以饮酒之乐来解脱人生之愁的诗意表达,在诗句中得以充分的彰显,以至于成为李白诗歌中的重要审美意向。这也是《将进酒》的诗话人生和醉意生活得以统一的印证。

“太白狂歌,实中玄理,非故为狂语也。”^{[2]717}玄理就是哲理,哲理需要通过反思才能够获得。有些人生的玄理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够得到体悟。饮者对人生之愁的理解,就包括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杜甫《曲江》其一中写道:“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诗人对世事沧桑的变化多有反省,并对世间的浮华产生了真切的认识。《曲江》其二重复了这一论调。“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人生岁月,常常有窘迫之感,只有靠饮酒来消解。生命时空的移转,又总是有自己的大限。杜甫所言的酒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人生的精神之债,精神之愁。对于饮者来说,偿还精神之债,消解精神之愁,就要在精神生活中做到及时行乐。这是一种对生命重负的放下,一种对世俗世界的超脱。饮酒狂歌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能够帮助饮者达到心中想要的目标。

《将进酒》从饮者之问开篇,对生命之存在发出了深度的灵魂拷问,生命的流转为何不受人支配。进而提出饮者之乐就是精神的任达放浪,这种高度自信的表白,成为后世饮者的箴言。为了确证饮者之乐是生命中精神世界的快乐,诗人以其豪情唱出饮者之歌,颂扬饮者之名。饮者自有其人生的欢歌,以及传世的饮者的美名。这一切最后落到了对人生之问的解答,那就是对千万世以来,生命存在之谜、生命存在之困、生命存在之愁的解答。

此诗节奏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其间的诗意转换也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进行解析。后人根据《将进酒》的诗歌语调,以及诗意的推演,提出诗人之所以劝人痛饮,有诸多渐次展开的五个理由。

痛饮的第一个理由在于:人生苦短,悲多乐少,称心快意的时候就应该尽情地欢乐,尽欢的方式莫过于饮酒。结论就是“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人对人生在世有着高度的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其中就是追求生命放达之用,饮者往往是最富有激情而表现得非常积极,这是痛饮的第二个理由。现实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导致有些人高高在上。诗人对达官显贵表现出轻蔑的态度,结果就是但愿长醉不愿醒,饮者以豪放之饮来表示自己超迈的人生态度,这是痛饮的第三个理由。文明开化不够,圣贤人格往往都不遇于时,普通的士人更是会怀才不遇,寂寞枯槁而没世无名者更在多数。面对贤者不遇、遇者不贤的不合理现象,饮者必须狂歌痛饮,以示抗议,这是第四个理由。饮者之所以能够被人称道,就在于饮者通过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升华,达到同销万古愁的境地。饮者在豪饮酣畅中,超越了个人的穷通得失,将古往今来才人志士的共同遭遇与悲情欢歌熔铸到一饮三百杯的豪气乾坤中。^{[2]721-724}这一解读理据充足,自成一说,也是对本文提出的诗化人生与醉意生活相统一的另一种诠释。

《将进酒》对饮者醉饮的理由的抒发,归结为一点,那就是饮酒作乐不是单纯的酒食之乐、口腹之乐、朋聚之乐,而是对人生深度体验的精神之乐。质言之,饮酒是人类长期选择形成的一种精神生活的表达方式。饮者在醉熏状态中所经历的是生命的高峰体验,是精神需要的满足。这种状态与艺术创造的高峰时刻相类似,那就是生命的精神维度得以彰显。在醉熏的时刻,一切都去蔽了,世界在饮者的醉意中,可以被诗化,可以被幻化,可以被神化。这也是李白作为酒仙留给后世饮者的无尽的精神宝藏。

无论从饮者之发问和饮者之乐的解读,还是从饮酒之缘由的角度,《将进酒》都为我们呈现了诗人狂傲不羁、豪迈自信的诗歌精神。杜甫《醉酒歌》或许道出了李白这位诗仙和酒仙双料神仙内心的秘密,那就是“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杜甫《醉酒歌》)饮者之忘形,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是对物质欲望羁绊的解除。痛饮的尽兴,豪饮的欢畅,不是酒食之饮,而是精神之饮,是饮者在精神世界不断获得的醉意体验和生命的诗性升华,是人生之真相得以自然开显的生命之道。真正的饮者过的是精神生活,是对生命中精神世界的赋能。

[参 考 文 献]

[1] 李白 著. 翟蜕园, 朱金城 校注. 李白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74.

[2] 刘学楷. 唐诗评鉴选注(二)[M].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责任编辑: 谢光前)

The Poetic Life and Intoxicating Livelihood: O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Drinkers in the Poem Qiang Jin Jiu

DAI Zhao-guo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amous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Qiang Jin Jiu not only is rich in the bright rhythm of the beauty of poetry, but also has a deep revela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life with elegant poetic thoughts, full poetic feelings, high poetic spirit and sound poetic sense. In the questions to the drinkers, it initiat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drinkers.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questions, the self-confidence, the joy, the songs, the names and the sorrows of the drinkers, the whole poem displays multiple spiritual aspects of the present life, and reflects the unity of the author's poetic life and intoxicating life.

Key words: Qiang Jin Jiu; poetic life; intoxicating life